

王吕彬 著

# 零度叙述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王吕彬 著

# 零度叙述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度叙述 / 王吕彬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99-3079-4

I. 零… II. 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050 号

- 书 名 零度叙述  
著 者 王吕彬  
责任编辑 赵 阳 姚 丽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常熟市顺盛印刷包装厂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3  
印 数 1-8 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079-4  
定 价 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王吕彬，男，1987年12月8日出生，江苏常熟人，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得主，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对外汉语专业大三学生。高中时开始尝试创作小说，作品曾在《雨花》等报刊或杂志上发表，并获得江苏省作家协会多位知名作家的肯定。

责任编辑 赵 阳 姚 丽

封面设计 郭 鸢

## 序 一

范小青(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王吕彬把他的十多万字的小说集文稿发给了我,我有些惊讶,一个大三的学生,学习肯定是紧张繁忙的,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在学习之余,王吕彬把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写小说或者做着写小说的准备工作上了。但有一点我相信、甚至坚信不疑,这是一个非常热爱写作的年轻人,虽然在写作的道路上他还刚刚起步,但他已经具备了长期作战的心理和其他方面的准备。我曾经跟王吕彬说过,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点点头,但是我知道,他把我的这句话听进去了,不是因为我说得好,是因为他已经走上了写作之路。

其实在半年多前,我已经读到过王吕彬的小说了,那次他给我带来三篇小说,这个小说集里都收进去了,它们分别是《零度叙述》、《裸奔》和《铁盒中的花瓣》。我首先读的是《零度叙述》,说实话,我非常欣赏这篇小说,但更多的感觉是又惊又喜。我看过很多初学写作者的稿子,几乎很少读到《零度叙述》这样既成熟又独特的文章。无论是小说的文字,还是小说的构思,小说的气息,都很不凡,尤其是叙述的老到、顺畅和不动声色,直到最后才解开谜底,让人猛然回首才发现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既出乎意料,又令人心服口服,这样的写法,这样的文风,这样的结构,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似乎是较难达到的,所以会令我惊讶。后来王吕彬告诉我,他曾经数次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并且获过奖,而且许多



年来,他一方面刻苦地学习,为高考而努力,另一方面,他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他始终和小说、和写作在一起。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小说、写作已经成为王吕彬生活的一部分,他已经离不开写作,同样,写作也离不开他了。

这就是王吕彬,一个大三的学生。

我建议读到这本集子的读者,先看一看《零度叙述》,我想,你也许会和我一样,为他赞叹和高兴。

接下来读的是《裸奔》,也仍然是以大学生活为主题的,但和《零度叙述》有了差别,从文字到结构都生发开去了,不像《零度叙述》那样集中,那样凝聚,这样虽然损失了一点可读性,但丰富了内涵,拓延了小说的精神力量,虽然有些地方语言或情节细节夸张得不是太恰当,但总体来说仍不失为一篇较好的小说。

再接下来就是《铁盒中的花瓣》,这是一篇很奇特的小说,就像后来我在王吕彬的小说集中读到的《三国无双》、《荒岛爱情》等,它们好像属于一种完全想象出来的小说,因为语言的能力,把这种想象变成了故事,让你读下去。王吕彬的小说集里还有几篇如《我与信长的相遇》以及《等候释迦牟尼》等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写这部分小说,他似乎更多地把哲学的思考直接写成了小说,让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读者读起来似乎不太习惯。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读作品的口味,我不习惯的,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小说。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我读王吕彬的小说,是按着时间顺序倒着读的,也就是说,我最先读到的,是他最近写的小说,像《零度叙述》、《裸奔》等都是后来出手的作品。所以,我的感觉,王吕彬的写作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他一直在变化着,他一直在寻求着新的出路,我想,这才真正是王吕彬写作前途所在。

## 序二

刘影（《金陵晚报》专栏作家）

对于文学青年，我的态度一直是又敬又怕。敬，是因为他们在这喧嚣而浮华的人世，能由对文学的亲近与坚守而保有一份宁静之意；怕，是因为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如何感应文学带给心灵的乐趣，而使自己最终远离于矫情与浅薄，必须经过一条漫长而充满挣扎的道路，几乎需要一种破茧成蝶的造化。

也因为还记得自己是文学青年时，有多么脆弱古怪，所以初见王吕彬，微微诧异于他之不像文学青年，除了发型有点凌乱，其实也许是刻意地造型；除了上课时他总是若有所思而飘忽的眼神；除了会在假期中的一日突然发来短信提醒你别找他因为他要“闭关”写作。在其他大部分的时候，他是一个面目清秀，彬彬有礼的学生。打电话来谈写作时遇到的问题，言辞再犀利，他亦不争辩，静静听你说完，过了一段日子，作品拿出来，果然好了许多，却又不是完全按照你的路子来，他自有心得。

于是觉得他，很像年轻时的 JON BON JOVI，穿着西装打领带清爽短发温文有礼地唱着重金属摇滚的 JON BON JOVI。

这种真与静，很难得。原来他的爱与怒，天马行空，躁动不羁，都在笔下，都在他的文字里。

初次读《我与信长的相遇》，还不认识他，对于这种显然受到电脑游戏影响的创作我先入为主地轻蔑，猛批了一通。后来再读他的《天正十年的六月》，突然明白信长与那一段英雄乱世的历



史,对于他的成长,应该是有着一种“力”。一如我少年时读《神雕》,青年时读余华三岛杜拉斯萨冈所感受到的那一种穿越与领悟。于是,可以慢慢地读出他对于他的英雄进行复杂阐释的努力与野心,也许稚嫩,但绝不轻率。

这种思考与阐释的努力在《飓风》与《等待释迦牟尼》中也可以清晰地读到。《飓风》不是一个青春励志或者人生感悟的简单故事,这个短短的故事里竟然闪烁着思辨的光芒,而且涉及了一个关于生与毁灭的宏伟命题。《等待释迦牟尼》也几乎与佛教毫无关系,是对信念的一种追问和领悟。而且在这个追问与领悟的过程中,是那永恒的爱与死。当然,很难要求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孩子对生命的玄机有多么深刻的洞察,但是,至少他有勇气去思索与追问,即使这个过程是充满了困扰与痛苦的。

一直鼓励他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他却先拿出了《铁盒中的花瓣》。对于他不熟悉的生活,他有一种自由自在的神气,嬉笑怒骂爱恨生死,都在笔下恣意来去。后来写了两篇大学生生活的作品,深受我的赞美,可他一转身又去写了《三国无双》。他要的不过是那《三国》的壳与符号,内里,还是王吕彬那大开大阖,或明媚或阴暗的魂。而且在《三国无双》里,他对小说结构的兴趣初见端倪。对于阴谋以及多线索结构的迷恋,可能是来自于他的聪明。因为聪明,所以必不肯锦衣夜行。也许来自于他的好奇,在文学的世界里要一探写作的无穷可能性。因为他年轻,所以一切都可以被鼓励,何必要求他大智若愚,抑或大巧若拙。那都是,许久之后的事情。

那两篇深受我赞美的作品是《零度叙述》与《裸奔》,他在书写自己熟悉的大学生活时果然颇具悠然自得之风。因为题材亲近,所以下笔自信而流畅;也因为题材亲近,所以即使大胆写意,也墨汁浓郁情绪饱满;更因为题材亲近,所以也自然带了种亲昵的调

侃与玩味。好是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的是原来他眼中的青春，早已褪去残酷与感伤的印记，带一点轻蔑，带一点迷茫，有一点乐在其中却又不为所动的懒洋洋的气息。忽然让我想起了，自己那若有所思若有所失的青春。

而到了《荒岛爱情》，他开始想写宏大的人伦命题，想构架复杂多维的叙事结构。几易其稿，想来也因此对写作的艰辛有了更多的体会。我一直很质疑他现在的生活厚度与下笔力量，是否可以支撑起这样一个承载了太多意义与观念的文本。但是眼见他一次又一次地推翻重来的迷惘，一稿一稿地反复斟酌的进步，我亦豁然开朗。对于一个非常年轻的写作者而言，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厚以及寄予更多的期待，一切都可以被接纳。因为，文学本身即以她最慈悲的胸怀，慰藉了每一个寂寞的孩子。

2008年11月26日

## 目 录

---

- 序一 / 001  
序二 / 003  
我与信长的相遇 / 001  
飓风 / 010  
铁盒中的花瓣 / 013  
等候释迦牟尼 / 029  
天正十年的六月 / 038  
零度叙述 / 073  
三国无双 / 084  
裸奔 / 099  
荒岛爱情 / 113  
后记 寻找王吕彬 / 195

## 我与信长<sup>①</sup>的相遇

秋天像极了龟裂的地，恣意地布满了深邃的伤，荒凉而悲情。但我却偏偏总是喜欢在晚上幸灾乐祸地徜徉于一片死亡的落叶中，聆听着清风奏起的亡灵乐章，以及脚下叶片痛苦而美妙的呻吟，以至于流连忘返。

我常常会认为自己的这种做法有点变态，就像是一个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寻觅着食物的食尸鬼。于是，我总会独自一人来到树林里，安静地享受着冷月与黑暗下干净而悲怆的秋意。

然而，今天，我的安平乐土却似乎迎来了不速之客，那熊熊的营火就像是白纸上耀眼的墨点，肮脏而活跃地破坏了这天堂式的景。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于是，我愤然来到火堆旁，妄想呵斥着那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赶紧熄火滚蛋。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不过只是自己冲动而美好的臆想。

眼前是一个盘坐着的武士，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粗犷至极的浪人。

他的头发蓬乱得像一堆稻草，用麻绳扎着一个松散的发髻，身上半掩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兽皮衣，腰间龌龊地缠着一只酒壶和

---

<sup>①</sup> 信长，即织田信长(1534—1582)，活跃于安土桃山时代的战国大名。性格乖戾，主张政治革新与外交开放，以“天下布武”即武力统一日本为目标。他成功控制了近畿地方为主的日本政治文化核心地带，使织田氏成为了日本战国时代中后期实力最为强大的大名。

两把长刀。他紧闭双眼，若有所思。

我在心里默默痛斥着自己的鲁莽，一边虔诚地祷告着自己没有惊扰了这位浪人的潜心冥想，一边小心翼翼地准备逃之夭夭。

“谁!? 给我过来!”

很不幸，满地落叶的呻吟幸灾乐祸地报复了我曾经的幸灾乐祸。

可是，浪人的命令却像是神的审判，高傲而神圣得使人无法抗拒。于是，我竟下意识地来到了他的身旁，战战坐下。

他瞥了我一眼，出乎意料地淡淡一笑，然后又继续闭上眼。

他的脸很白皙，虽然岁月的利刃毫不留情地留下了什么，但是那嫩嫩的皮肤使他简直不像个男人，唯有嘴上两撇精致而漂亮的胡须才可以使我确认他的性别。

“你叫什么名字?”浪人平和地问道，他的声音很好听，至少在这种语调下。

“我叫阿浓。”我也很平和地答道。恐惧和紧张早已被驱逐出了我的身体，反而，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他猛然张开了眼，那对闪亮的眸子就好像是一面深情的魔镜，真实而又虚幻。

他一直盯着我的脸，直到它布满了惹眼而热烈的红。

“你呢?”

“我……，小时候别人都叫我傻瓜。”他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单纯地说，好比是一个浓妆艳抹的九尺大汉蹩脚地演出着轻灵而柔媚的歌舞伎。这使我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甚至差一点仰了个四脚朝天。

好不容易我控制住了那一发不可收的笑神经，然后就一边抹着笑出来的眼泪，一边又问：“我是问你的名字呢!”

“信长。”他淡淡地说。

信长!?

这个名字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足以颠覆一切的震撼。它象征了征服、破灭和屠戮，如同死神，神圣而恐怖。这个号称“第六天魔王”的恶鬼仿佛是一具才智无双的行尸走肉，以至他竟漠然于任何形式的死亡。于是，他制造了一切在这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中都足以称之为惨绝人寰的屠杀。

“你别开玩笑，怎么可能！”我只用了0.1秒钟就将眼前这位文绉绉而又粗犷得有点凶神恶煞的英俊大叔与那传说中的魔王做出了本质性的判别。

是同名吧，又或是他可爱而笨拙的欺名盗世的伎俩。

“从十二岁开始，父亲就这么唤我了。因为传说，‘信长’可以取得天下！”

得天下？这个荒诞不经的笑话一点也不比一个人爱上了一条狗，又或是一条狗爱上一头猪这类的无稽之谈逊色多少。

但是我却无法嘲笑他那一本正经的可爱的神情，就仿佛不愿在明澈平静的湖里投下一颗动荡不安的石子，于心不忍。

“阿浓，你今年多大了？”

“十五岁。”

“那一年，她也是十五岁……”

“嗯？”

“我的妻子，她也叫阿浓……你们很像，尤其在月光下，像极了一只翩翩的蝶。”

十五年来，第一次有人用蝴蝶这般瑰丽的尤物来形容我的模样，还有他那深情如泉的绵绵之声，竟不由得使得我的脸犹如一



面镜子，映出了那通红的营火。

“阿浓踏着十五岁春天烂漫缤纷的樱花成为了我的妻……”他望着数只扑哧扑哧飞身扑火的蛾，深情说道。

“父亲的脸像是冰雕的面具苛刻而冷漠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训斥就像是漫无天际的魔咒，成为我儿时无数次轮回的梦魇，以至不堪沉睡……我讨厌着父亲的一切欲将我培养成天下霸主的摆布。我厌倦那虚伪的礼仪，厌倦那诡诈的计谋，厌倦那孤独的尊严。于是，于是，我放纵，开始违逆父亲。我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父不是神。”

“然后我恣意地策马，我恣意地大笑，我恣意地暴虐，接着成了一个顽劣的浪子，我好孤独……”

信长少时放荡不羁的狼藉的故事早已是百姓家中茶余饭后耳熟能详的趣闻轶事。可是这位大叔竟把自己当成了那杀人如麻的暴徒，就好比是一头纯纯的绵羊披上了一条随手拣来的狼皮，然后拙劣地学着狼叫，令人难以理喻。

这家伙是个疯子！

“直到十六岁的春天，父亲为我迎娶了敌国美浓的公主——归蝶浓姬<sup>①</sup>。那一天，阿浓的怀里却藏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她曾一度愤然地握着那把利刃指着我的胸膛说道：‘我是美浓的公主，是美浓的间谍，但我同样也是美浓的女人。如果你是英雄，这把刀最终会扎入我父的心，若你如传闻所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那么它将刺进你的喉头，决不留情！’”

“我很惊诧，世上竟有与我这般如此相似的女子，正如她的名

---

<sup>①</sup> 归蝶浓姬，即斋藤归蝶(1535—?)，信长正室。由于从美浓(今岐阜县南部)嫁入织田家，故人称浓姬。浓姬一生无子嗣，卒年亦不详。自从1567年信长夺取美浓以后，史料中就再无有关浓姬事迹的记载。

字‘归蝶’，是一只不甘作茧自缚而翱翔天际的斑斓的蝶。”

“我十分感激被我痛恨了多年的父亲，不管当初他是何动机，但他让我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因为阿浓，我不再为了阴郁孤独的苦闷而放纵，我开始努力成为一名英雄，成为阿浓最合格的夫婿。”

“后来，阿浓放下了匕首，成为了唤我做‘殿下’的浓姬……”

他得意洋洋地说道。火光映着他浅浅的笑，像是夕阳下的层层绯云，很美。

别人的事看把你美得！我嗤之以鼻。

他突然站起，从腰间掏出一把扇子，没有预兆地跳起了舞。

虽然没有华丽舞衣的点缀，虽然没有美妙音乐的伴奏，虽然没有高雅观众的喝彩，但是在这清风、冷月、落叶、红火的至朴的自然舞台上，他却能依旧心无旁骛地舞着，沉醉而深情。

那柔和的舞姿，轻灵而凝重，像极了一只翩翩的蝶，一只即将归入黑暗的蝶，凄美的殉葬之蝶。让人想要抓住它，却发现遥不可及……

他接着高声歌道：“人间五十年，与天地长久相较，如梦似幻，一度得生者，岂有不灭者乎……”

那悲怆的声夹杂着随风而落的叶轻轻滑过我的面颊，却带来了足以悸动心灵的沉重的震撼，让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存在，一种极端真实的存在。

“这是阿浓最喜欢的舞曲——《敦盛》殉葬舞。”

“她总是会在一曲毕后躺入我的怀，然后柔柔地说：‘我的殿下是一个能承载天下的英雄。可是，人间五十年，如梦似幻，请殿下珍惜每一个生命，尊重每一个生命的梦。’”

“我每一次都会为她的善良而深深感动。于是，我对着她

发誓，要善待每一个生灵，要带着她努力开创一个极乐的太平盛世……”

这一段信长的故事已开始使我匪夷所思，简直有一点莫名其妙，我实在难以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却又似乎完完全全重合的人物联系在一起。

混乱！

他缄默了，没有叨叨不絮地使故事流畅下去。反而，他的神色却在瞬间阴沉得像一张鬼脸，苍白而血腥，压抑得让人感到一种恐怖的死寂。唯有那窜动的火，飞动的蛾以及舞动的叶才能给此刻的景象带来一丝生气。

突然，他猛地伸手抓住了一只即将扑火自焚而灰飞烟灭的蛾。

然后，蛾在他缓缓张开的指间伸展翅膀。不，那不是一只蛾，那是一只蝶，一只洁白无瑕的蝶。

他轻轻扬起了手，蝶惯性地飞旋起舞，放飞到无尽的夜中，融入一片纯色的黑暗。

“我的蝶在午夜飞旋，归入浓黑的天幕……”

那声音在颤抖，如同痉挛的肌肉，痛苦地扭曲。

此刻，一点晶莹竟安静地滑过他的脸庞，轻轻滴落，然后被飘下的叶所厚厚覆盖，默默蒸发。

“后来呢？”我早把那不堪思索的混沌抛到了脑后，只想迫切继续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死了。”他平静得出奇，甚至让人觉得有点窒息，方才的一幕好像已是几个世纪前的神话，遥远而虚无。